# 朱太復文集

朱大復文集卷之二十九

五湖朱長春大復著

墓誌

明貢士郭西湯先生墓誌

湯氏之先出金壇在宋有叅知政事敏肅公曰鵬舉者宦顯任于駿以太常博事遷武康令愛吳興山川治別業霅水間子孫因家焉四世而徙於烏程西門遂為城西湯家曰瑞瑞生昱隱者也昱五子長曰盤

當

高皇帝時以春秋舉扵鄉
文帝時爲監察御史著直聲　朝廷憚之湯氏遂爲
名族矣次曰文文生俊年八十餘有清行成化間以
高年賜爵四子次曰讓讓生鉞以詩貢入南太學授
雲南大姚令生琢琢生先生湯自御史明經起家㐂
功名已五世矣御史五房弟子孫散處代有明德代
爲儒多仕然出不過歲籍官爲學博士或令如大姚
公就賢著矣而制科闢焉先生生穎敏五歲知誦書
十歲亡母張毀而習禮如成人大姚公自授以毛詩

而奇之嘗曰吾家宋吳興二百餘年非無賢者而鮮若一第斂肅之業衰矣俗言為儒三世必貴吾家十世而老一經此孫夙惠而風氣奇過人其世當興乎小子可不勉焉命名曰良材字國器十七補邑弟子十九試高等廩於官受學於一庵唐先生之門與張御史大夫永明董宗伯份沈侍郎應龍錢武部鎮顧封公震宋尋庵鑒沈封公塾皆其知名高足也而先生嘗為都講諸公往往推轂下之有度無所不容而氣倜儻好任義為豪然服禮折節事人踆踆也家貧

不喜治生而居常晏如身才中人體須軒舉習容止折旋從容亡貴賤見者肅然無不下也好譚論善討事士多附博學嫺于文辭試輙先諸生自同學張董諸公先後蜚家大半歷美官當路揚名聲而先生譽益貴籍甚人以旦夕公輔屬公郡中士俛首自以弗如自學使者太守以下識其名嚴先生禮以不次而先生名傾一郡矣縣令丞者皆為上賓讌飲及於私署有政事輙與談決所白即不當指曲聽之已輙無所不中士未知名後進輙賴先生游其聲益附之而

大豪有力富家喜俠者往往詘體請交門過車日輙十數乘而為名者輙稱湯公愛我借以行不可勝數也太湖太學生朱震伯吳富人第一諸公務積競錐刀而朱獨雍容為文養交好名獨屈事先生歲過其家自歛袂侯門子供几案聲咫行盤匜妻妾主亨饎每上飲自膝席佐酧唯恐不當門客數十人莫敢與鈞禮而先生素伉亦感其意為傾腹心兩人相結甚驩用此朱氏文富義俠之名傾吳越吳越中貴人莫弗稱之而以匹夫權行州郡斷於里遊遨翩翩都雅

而息曰益焉由先生就飾僞術化其陰伎而張于公府士大夫間凡誦朱公皆知歸先生而先生雖游豪富家乎名顧益顯相倚為重矣所至官司益禮敬之而先生以忼慨經理時事時佐郡縣之不及故吳田用官民兩則科官極重籍亂加於貧民民至白手抱產鬻勢家不售先生為調停白縣署縣湯公善先生上其議得疏

奏報可自是田則一而民䟫揩先生之力也至今人稱說之曰使得一命効官下展先生之庸究其[illegible]

就豈一縣賦哉先生數為郡縣禮教子弟湯公其主
也而太守楊公子以進士為郎過吳謁先生以太守
故所禮坐立不踧踖焉其為重貴如此然入試省不
第次當貢以後公者年高讓二人又越四年始入為
太學生老矣復就試京兆不利故同學諸貴人勸其
謁選不聽奮曰安有湯生齷齪為丞尉刀筆吏分斗
食乎諸公何淚能以老輕辱我拂衣歸歸歲餘病卒
卒之日郡中知不知聞者為流涕道其行慕嚮不置
也先生持大節果行拂俗然恥獨為善內行廉財不

茍入入輙分給人尤篤於宗宗人有過曲諭之不改乃哭於祠集宗長深自切責以無德居家室不見信其慠犯者閉門謹避之曰弗忍爭也有緩急則晨夜相赴宗人化焉方父病兄弟四人命公主分辭曰身蒙教為儒幸不至餓家故無多貲弟幼渠胡為生乎卒三分與弟書約以戒後及死而治喪買宅地營塋之並無關焉故人朱獨子黝無藉執赴官經先生家先生惻然進故人而謝之動以義其子大悔痛哭請改責遣之尋卒自立善其家有孫其誘導人被于鄉

多如此然先生生喜交延結傾附多富貴人而歿後數年其子至不能食宗人稱受其德教其從讀書爲諸生游引之而既死反嗤詹其孫遂至破家所居城西舍市于貴人而湯氏散矣伯孚獄貧死仲流居李爲備嘗苦行嗜學得世其儒又數不利於試貧無家故先生歿三十餘年耆未舉李賢有父風甘節不肯往見父同執貴故人故人亦少收之獨與家司訓公善予交爲兄弟奉司訓公命勘主其喪乃並焉先生晩更字子達人號郭西先生

外史氏曰朱公余從大父也自七八歲時從侍湯公甚有口濶達多智略灑然能記之既與季游孰其義問翁翁曰湯公長十年而第高我其人經術豪長也在漢當匡衡表絲之間器獨過焉夫遺行論文士多失公與吾翁先後知名能文章又不顯然則曷擾乎湯公同輩士都為大官而御史大夫獨賢功名假公出業當過之　國家如欲収士用舍漢徵辟何由哉何由哉

銘曰弓旌不出槁首貫澤誰善人國風謠無慚遺逸

以名易表父倫天血無耳成壽良士誌其身寔其子三十餘年面無土我祝公德我宅公宅我誌公石曰昕土煌煌曰兕罔旁旁曰龍水芝芳曰無金玉之藏千秋萬祀巖士之堂

先生生於正德丙寅八月十七日殁於嘉靖壬戌八月初二日享年五十有七配鄔氏同邑庠生鄔旻女生正德丁卯二月二十六日殁於萬曆己卯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三長曰章娶四川按察司知事吳秀女次思成娶湖廣倉

大使顧大經女次曰躋郡庠生娶同邑宋雲龍女女三長適邑庠生陸應期次適歸安張守重次適安吉庠生陳弘勲孫三長有光娶同邑王　女思成出次發祥次履祥曰躋出俱未聘孫女四長適紫有年同邑紫鳴贊之孫曰章出次許聘同邑庠生潘允泱子潘　餘未字俱曰躋出曾孫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塟於萬化山祖塋之傍

行狀

亞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參政瀛洲馬先

生行狀

馬先生爲長春舉主昔令舒事先生於江淮間先生不以吏畜之其舉長春也蓋調虞當行矣諸部吏有投間憑權貴人游揚齮齕而奪其處先生奮曰不可令吾身而失名士尋長春以丧歸廬六年復補陽信訪先生于里爲道所爲知長春者命出四子相拜贄弟子時先生以督運入河經其家其明年又以歲運行至下相死矣夫士也無有高門之席游交之聲旦評之素一朝起素門初服而先生袍獨知之契

冒目名士託予相緒詎奚傾盖適顧之遇乎所望長春未有分寸見稱効而生死絕矣生不布施兜何含珠何知仁義已嚮其利長春寧能嘿然矣乎會其長公子紹英以先生狀見屬仕淹在外事先生淺所知先生部涯詳耳它建樹鄙概度公子紹或未得盡須入 朝周咨為先生歎揮長志于世曩慶游病殆死棄官歸休卧半歲不起而公子三千里走使相詧宅有日矣迫不得謝力疾為第次公子所述稍稍增記其逸想摹先生所為 入論著之不該不核世如有知

若吾貟先生実

先生諱允登字炌先別號瀛滸永樂初始祖十六與其子大成自晋之陵川徙家東光四世而生封舍人堯輔堯輔生給事公汝松汝松三子其季爲縣知先生也東光之馬顯而陵川遠莫詳其次矣自封舍人以前世爲農而務隂行給事始以儒顯成進士自中書舍人歷工科都給事中允爲諫官七年論列持大體則以忤權罷不復仕然其官廉居里約所居故白扉至不容車河間士大夫號爲清門先生生初生會給

事公以冊藩使過家夜夢日有光射腹旦而曲孺人舉先生二歲能言即曰能誦書五歲曲孺人卒哭至三日不食已而事後母徐甚孝宛謹能得其歡徐畜如生比長不逮笞罵里稱孝童徐後即以先生貴封太孺人者也先生年十三補弟子弱冠知名為高第時給事公家居久意落如也垂老親交跡門戶就衰日夜望先生繼其家亡何給事公卒家難起業益彫伯仲不能治生幾空三年而先生第進士先生倜儻類父而警惠意豁然喜任義為氣而外矜節廩廩也

初令齊河齊之民匿知而鄙見先生少年心狎易之邑故獄有賣漿老夫婦以積貲為人殺之荒野官求盜不得而坐其主同居先生至而廉得真殺人者市中時來沽而惡少也訊決立服易獄而反其主邑驚為神由此莫敢枝梧治務得婞然不苛詭輔以禮取大約平耳得減輿馬厨傳過客供辦錢歲五六千緡自是邑在孔道而不罷半歲齊河大治調濰未行以徐大鴻人丧歸起補泌陽再移安陽泌陽本在山谷地僻生理鮮民流宂賦侵先生為清版均更賈牛犢

以招逋戶萬家玄靜簡務以息之民用集和安陽附
郛而中州之衝達也覈戶口尋輸納而賦始畫齊羅
里之見年供億鄉道雜出悉印縣官拮据羸縮手隨
而辦民始息屬焉舊有牧馬種戶歲費數千吏議以
見錢予一縣供輸上太僕而除牧令　例報可則中
家以上蓄息矣滏河溢流漂民居死者千百人單車
馳錄視之發民悉收流屍聚於區斂埋之表曰溺塚
發倉粟分賑無居者召還其里先給而後報民忘其
災先生為治精核而斂於才然楙立解諳習而健吏

於行所聞報上司不能格撓之善弛張相時與俗與
上下所治齊河者泌陽用其五而便間安陽三加之
而攻苦至戴其星然皆治其地處異也居泌陽一歲安
陽三歲半總前後為令五年部使者疏稱賢數十上
召為監察御史居　朝以伉達敢行有氣聞諸權幸
貴人歛避之賢者爭相與結交殖聲益起彩出行遼
親視兵玄菟海上劾去將吏纖不武者若闌出通夷
與縱虜冒首功次第案法之塞上肅然兵大振會東
建夷數萬入寇大將軍寧遠伯李成梁戰却之斬其

巨酋速把亥擒書聞

天子爲獻

廟行賞頒布諸夷夷速徙部遼爲不被兵數年先生

實與功然後保境息民易置脧剮長吏條教率俗以

實過戶興文學獎異等以化羈縻海朔之風比於中

原

天子再命所司紀其勞旋役竣再出視中都江淮間

淮揚當天下午運之喉道淮陰以北河爲不仁而崖

蕭然無草河夫隄繇犍竹以數縣供半天下而輓役

黄頭郎舘人候吏三絲令鞭箠捕捉販手募肩者應卒不給白馬以南近

泗陵半竟爲丘浸民維舟而居廣陵市物輳甲天下江表大都會也民無業而富饒矜奢相高吏乘其資以用權至不免曲法爲市俛仰俗無檢豪猾主事

中都僻而地埇其民悍鄙也吏寬務而便於陰瀘江南霍中多息業之家而俗耕織人足急於公號爲上郡然而兩郡之間多陰賊大豪上把吏短長而下刀俎民專以風聲蜚中人應於鼓命曰窩家吏民嚴事

矣先生至部薦其狀歎曰事在有司良不肖手假齊得賢長令使之蘇息其狡除滌詭鋤豪猾破解其黨謹身率以廉平吏始生息何至嚬然壞盡到此乎事可旦夕變也與養恩而寵長者名如負 朝廷何所行郡 奏罷墨汚闒無為丞令以上十餘人案逯蹤跡縣問數輩所法老宿吏胥主文左右爪牙贓費至巨萬因首種種有一縣為空官吏縛足而立杜里供之倚塞無名之征斂不急之徭除呌呼之卒不摧式入須為亭輸格所令皆朝下而午易其處武健吏莫

敢挭誰何縣有以私權納入者方出俄頃有人持之去自是閧相戒曰巨几不見馬公日視我其所案隱覆太守監司至莫得知觀察以下望如神明焉然重禁偵訪主家故豪窩之黨坐法殆盡餘奔竄伏匿數千里而先生自以機捷善因人任能致力畢誠又因事推誤巧鉤而得其不意他人不識也由是四輔望風而靡江淮晏然民息矣習律無害而勤多力日批版數百手不休於几平反老獄數百主上司寇不能奪郡縣屬上記爰書惴惴恐不當今御史大夫李公

往以中丞撫淮每讀先生獄辭相與風議歎曰馬君少年至識練如此年當是時淮泗大水釐社湖波怒若運先生會中丞合疏開月河築塘捍湖於外隄延五十里舟卧而過也河成

天子錫之白金復　詔紀之已還　朝留主臺務居中一臺倚決辦爲重數上言論事雖直侵然知馬御史名當塗多中陰護之多得俞可所彈劾大臣不稱職與小侯外戚怙寵豪長安中凡去一宗伯一中丞又請限戚里恩澤無厭禁功臣世家作威　京師肅

然道清而自丞相與公卿貴人多陰屬馬御史壯其
風節託請爲交歡曰益益矣先生外嚴而中衷內行
白而與人盡竭其家所赴緩急無不應橐橐屢傾家居
乎食不重豆而對賓客則進美酒食擊筑彈棋留連
辛至夜務人人得意而後已性闓爽不能從吏人所
交寮友履綦不當埶輒面繩之至有要人私者則感
纍其長推以不如然不令寮友知久之或知愧詣公
而公孫謝不自居其奬後進推轂良善齒牙若不及
士未成名爲游談居間一朝徧嚴事長老賢者若將

傾身焉其好士下人樂進善天性也居歲餘先生意
氣傾　朝廷士依公雲起益衆益負忼慨敢任自憙
善論說中事數言乃解便便者不能奪每　朝廷集
大議公卿已論定則曰須馬御史來至則決時時条
其秘諸言事當可陰賛成之所不可能消於未然有
少年踈犢已具遺公暮至取飲大酣一夕旦遂匿不
上當是時會
山陵之議起閣臺交鬭且不測先生持以兩平所為
調停釋解力居多先生方隅為中立不肯附人然好

為豪恥細謹人多附為氣益甚遇事敢擔不引小嫌公卿以下俱屈節下之先生不謝也稍卞急自峻不能毘圓一意結引賢者而所不可至羞與揖其矜詡刻厲絶迹矯為名先生亦不能下也所為人惟恐人知而所諍栽至或觸忤不忌故其所好無不推揚先生日夜望為九卿留　朝廷所不者依陰畜倡異議為招權謀排而去矣凡居臺二歲丙戌丁亥兩主外内二計偏者忌之所去留解脫又多為護持長厚而頗專任同事俞不能平語相侵至面執爭訴于御史

大夫前於是　朝廷兩出之而先生以山東按察副使備兵海右行矣在青州一季盜不入竟以能遷督參藩督糧儲當歲荒建議請蠲半折之百姓爭輸凡三部運渡淮歲辛卯行至江都病至邳病甚漕使者賈公勸趣至家先生以入洪舟未盡唯謝而已日自力疾督率輓應賓客不休一夕危坐卒時年四十有四漕使者上其勞請加　卹　旨下格不行　中朝公卿知者與四方之士交遊皆爲泣歎曰以馬公之氣能稱才賢盡其年取卿相如掌中既已遭排妒令

摧折中道死天固不盡才術爲義之難耶然其竟之
勤死著亦足白其氣畜積矣先生仕二十年於給事
公故業無所益而伯仲稍以給設墓田以主宗人不
任祭者建義倉秋斂春散三黨之乏者取贍焉所故
與交其家婚嫁喪葬以先生爲主譊漸周分以逮鄉
鄰老人寡婦孤兒子至於終禄入無私故自同居若
九族以至友識鄉人無不祝望先生爲官者其死爭
矣北門送至千車傍縣五百里畢至先生五丈夫子
皆玉立半爲名諸生而長公倜儻寬能世其家

朱長春曰人言馬先生有氣嚴法以予從事行部徧召諸長令獨語人人盡長以予一縣請開糶守者盜戍因七他踵行之號為寬大使者有是乎人固不可知先生所延結天下豪儁士衆矣盤錯利器外試艱難誠得用其尾功業不可量而如是道夭兆惜哉近世文巧多首鼠難任至無所方物以觀先生風采意氣遠矣蓋古之遺俠雄士哉

徐母蔡太孺人行狀

天道恢恢豈不信哉仁者食報無有積苦樹德不享

此豈人過哉予以蒙家難既概中不能平而同歲生徐養浩復以祔葬晉母其居平事略相類因以徵狀於予為稽首揮泣而敘之

太孺人家德清廷尉蔡玉泉先生長女也廷尉起御史有聲既以風節持官已用和治其家太孺人生婉惠稍長有致度廷尉以為似已喜常自口授以女經小學諸篇輒津津好誦義廷尉器之嘗曰此女當以付名家縣中諸豪與旁郡邑貴重長者爭慕結廷尉公求入采者數十百家廷尉公不應既後則以許徐

仰溪先生徐故縣豪累世矣當是時家中落廷尉公獨姻之一縣皆以爲恠尋公卒孺人年十四而以毀著廷尉公所手雜粧橐未竣遺可千金孺人不問從諸伯仲管其分伯家失火都廢孺人泊如也已歸徐益厲行服古賢婦操上事愉愉如傷事闇闇如下視煦如其于夫子諧如侃如會業半廢家翁篤意課子歲所延師交納名豪士往來費輒萬緡不支往往仰給孺人粧翁又文弱肯爲人偩逮獄累十年翁故不廢㐫而孺人與先生實數侍從客居間爲好言以平

又出私貲應公家之急有竭無算先是翁大父起素

封巨萬所營構居室土木之盛甲郡至是季先撤其

前楹翁亦議撤堂獨以穡人貲得寢至今存焉及相

先生結客明經為名弟子員三十年士議者以方雒

佩之賄而於閨門宗黨先後一務以和調稍稍弭戾

者之口蓋穡人至而徐門益敦里以是狎翁父子之

量而頌穡人忌貴倨以成也穡人初舉二子弗育年

三十即為先生買良妾親與服食同甘苦已復自舉

二男子且令然以視他産愛數相編先生屢信不中

然大度不事家人業業益消孺人親攻苦仰手作調食每閒居會諸子皆因性爲教導若所業進及多名遊則喜不則怒爲損飯曰介家積厚數世今不造乃公且老數竒若等不奮人將牧吾廬於是諸子人爭礪當是時伯以敏仲以醇著聞縣中會先生已貢入太學滿歲當除孺人遂勸之仕得通州倅倅雖郎官品第六然故儀視諸長令降等先生非好也每同輩孳踽謁上官娖娖呼稱甚卑先生獨義不辱時時憤嘆欲謝去孺人嘗解曰故事也無庸且上所以輕小

官謂募鄉希得錢耳誠刻廉示以無染烏有上司以起拜徵文去一吏者仕無小行志耳既而先生奉檄院委散餘掘港却去軍幕例錢又署州事以用奉金抵試士計偕之費遂以清名冠一郡自是上司為改容官起矣會伯子之曾暴卒聞之曾年三十名方盛孺人與先生倚重一旦失望鞅掌大慟於是任未期遂決意解職南始先生貧以除損貲官一年廉無入歸生業益薄先生以自負失志居廷吁吁不平鄉里用竊咲為拙孺人獨以度言時為寬先是伯子未卒

孺人嘗道廷尉公之言曰徐著姓也自其先用本富起家積施好行義四世矣未有鉅顯而中衰吾聞大德之後廢而復起其在今乎今翁老頎在子輩伯也英挺然銳好為氣吾慮其早秀仲稍遲頎度寬有大致意吾家仲謀乎時時援引嚮責伯出則以陰誡其僮至是果如孺人言然先生用此目仲為解而里中聞者亦往往物色陰屬仲矣孺人雖生官家子而尸饔自奉甚嗇著浣裙食脫粟飯然閭里中有急則解衣倒橐專以救人之難或至詒負常折券更益施惟

任義樂予其家風也汾州倅公家居數歲落魄人有
咎孺人好施濫孺人曰姑樹德耳及仲已第人乃服
其報仲既舉上公車三黜四上而孺人病於家呼
仲婦前曰吾故知仲仲遲吾不待矣張徐者必仲仲即
第還而為道吾言吾家五世善而仕子將光昭先人
之令德是務吾昔與翁倅州耳義不辱節不沒一錢
以汙世爾小子幸徼福以
天子命士備負可不戒乎女相夫子如無頹敗官者
吾魂將不食女肉又仰而目季曰女他日如之遂卒

未及斂數十里內男婦無親與不親俱奔會臨失聲就位曰此故嘗爲孺人任繼者服也孺人卒未兩月而仲舉進士報至云孺人生正德丁卯七月二十一日卒于萬曆丙戌正月五日享年八十男子子三長之鲁邑廩生配仁和丁氏蚤卒次之益即養浩中萬曆丙戌會試配崇德縣鄭氏皆孺人出季之原邑廩生配仁和邵氏側室沈氏出女子子一孺人出適仁和楊守道男孫三一永灝配崇德縣呂氏一永潮配崇德縣勞氏俱之曾子一永治聘歸安縣沈氏之益

子女孫三一之孟女一之原女尚幼今萬暦十六年
某月日養浩與李蕙于仙溪先生治葬于本里細洋
之原

朱太復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 朱太復文集卷之三十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 對

### 魯王三瑞對

今天下宗國獨魯冠賢客臣 奉
天子命鎮東方過魯上章謁王王設六賓引見之迎於阤拜於楹坐於堂燕於廟體薦蒸業三縣倡四牡客臣謝不敏起稽首三因誦言曰魯天下之望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臣未入竟冠帶輅封流水之客無

不譽王既入國牧伯大夫獻老鄉賓章縫詩禮之徒無不道王市井田間阿翁吾子無不歌王今吾見王而知輿人之口猶窺管也名者實之賓賓渠悉主孚因擊道存臣不容聲抑臣見帷焉臣入皇門仰望殿極溶溶有色盤於闌楯照在臣之目見佳光焉見浮陽焉見若烝氣焉是天之休明王其有陰行乎臣願聞之王起謝曰孤寡不穀保在東底長於深宮政不出於皇無良傅友不聞大訓會亦既中葉矣惟乾朝夕集命之不虞何以為子大夫言客固請王曰吾飭

廚備帑以待國門四方之士惟恐其不戾也曰美哉
其有文吾豐蠲粢盛以時祓釁而享先生惟恐其不
暇也曰美哉其有信吾鄰醜式出繩束僕寺遺秉恊
民歲餘吾蔞藏朽助
天子活其飢惟恐不該也曰美哉其有仁丁季之衰
五廟圯朝宮薦草中府空瞿然恩世祀之頽也諸侯
之郇夷也
天王鉅公謂藐東侯子不克守府也息帑數秊用以
考室續閟宮之詩曰庶復宇乎惟恐其不繕也曰美

哉其有孝夫孝德之基也行之首也天地之紀也神人之和也統矣盡矣善無加矣夫下士惠民曰格明尊鬼承祖曰格幽格明者有光格幽者有祥幽明協氣合和通天故曰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瀁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匹夫也匹婦也夜行徵善天為之假奈何乎大王臣入而見其氣今聞其德以臣度之大王之國清宮之中必有瑞乎王曰瑞何如曰臣聞天有庶徵人用五福瑞曰祥祥者福之先見者也凡歷數人據上下象形景光聲氣飛動跂[illegible]

之倫甲柝萌芽之屬其殊常倬態洞目駭心則有應焉、休王者為祥其囚惾者為咎王曰瑞有種有等有廿曰有黃袍冠珥國皇老人帝極主之調風珠露歸耶若煙歲功主之山川之靈晏皇輿主之宛宛蔘般般儀振振騶和昭夏主之五行之紀各以其紀占之天子視日后視月國視其星野天子無不占王侯卿士私其家故曰天開縣物地長見象城郭門閭宮廟邸第五穀草木觀其所屬上者占鉅下者占細草木坐如臣附君也封建屏翰枝榦之象也茅土承

次其坤道也大王仁柔和孝應木德也以臣按占考之大王之瑞意在殿庭之間主麗之象乎草木枝華之秀乎王乃笑曰唯唯占固如是哉乃起引客登殿周決陽之墀俯而視其墀之有物晶皇如衣中裳附隸若菌光若感喜王曰何象也曰美哉是名石芝之仁草也仙藥也王慈仁則芝草生食之可延年天其表王壽哉方士隱人采真入空山經樊棘蛇狖虎豹之區齋心練形旦夜求之常為鬼神所護蹕而不得一日自見於王宮王其有神哉王遜席謝又引下階歷文

鋪傍至際地指其旆旆者初客曰茲物也不種而
一公雙秀謂其產於宮也而惡之寧爲祥乎曰美哉
是名嘉穀穀善也祿也福也有三物焉見之者中福
不遐胙祿有加必於善之家王又遜謝乃入便殿改
席尊客命爵無筭其傍有數松偃然天廣託於殿其
　枝獨上叢叢翠結交又團團焉望如雀巢鳥飛過
而翔迴客視不運王曰此何異焉客曰美哉是爲松
巢松古人比德焉今人誦福焉百木之長而守宮闕
也亭亭著節也菶菶茂文也巢喻室也交結綢繆固

也鳥飛鳴愛王譽也王遽戲然正容曰不穀其敢當哉夫見異脩德謂之祥見休墮德謂之殃夫有瑞徵者必有瑞行不穀小國勉脩內行耳已無所召瑞雖有聖人明天子不敢以瑞奉其心曰福不可常下國何敢承瑞三殆天厭孤而驕吾志乎亦以戒乎則禀禀矣客曰不又善乎家政不出閾國政不出竟王自小內行乎天生人而命之中惟其常德所以定命也寧必倬異文信仁孝備而勉旃古聖賢由此途出且王有德不居命曰虛見瑞不侈命曰恬聞誦益惕命

曰小心虛恬保名小心事
主三苻如彼三德如此徵王瑞也抑且瑞　國夫芝
象子孫穀象蒯食松象本支觀木者視其蔭觀室者
視其藩王之賢曾之昌是非
天王之福乎臣將籍以報
主上曰魯天下之望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淂三瑞
不敢承顧託臣以祝
天子萬壽王其食餘焉王乃出席北向再拜又西拜
客臣曰天借子大夫以封殖吾魯世世奉

天子以無壞則子大夫之賜寡人有心在板之七章懷德惟寧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寡人識之哉

## 河上翁對

黃河二十年三決而三治蓋御史大夫潘公亦三羅三遊焉客壯遊經河與劉子之思進河上翁而問之曰神哉大夫之功亦數乎哉有道耶曰然野人也不知道吾識其數彼於水習也有合也若其性也吾見其初揖揖然負土若屢下薪若漂排流若爭與河不

相然已而道欲堅矣土就築矣水滋滋趨矣終而臯
如也鄰如也淳如也歸道以平就公之繩驅若有神
合於玄衣之椽夫天下之水莫盛於黃河也而海為
末其精也天其質也地其流行也神百川合之而不
見其盈九土劃之而不見其涸出賓入華逈曲交錯
奔經變萬里赴於海不見其怯靜則如砥動則如風
喜則潤物怒則決土方其決也鉅野不能容泰山不
能塞五丁不能鑿而況人乎雖然其有性也譬諸人
身水則為血雖有醫盈胤絡流於百骸之間盛不病

病者其有乎癰之關不為通人不為理則內有蘊蒸結滿之症外有抑疽潰腐之毒良醫者不能去血去其害益者而已今夫大夫之治水也其行也未嘗治之下工務之中工塞之上工堤之移徙禍也塞遏也隄爭也遏難為始爭難為終決今水怒而抗人抗則敗今吾見大夫之治河者三而水未嘗不從下其下上其上汰其淤滓宣其脉節雖滔天之洪洪順人而若役而況其纖纖者乎夫靜勝躁順勝逆人勝天非天可勝乎天故待於人吾觀大夫每至行水則安然

内神而躊躇相陵隉斫激湍察高滓求水之所趣沿
勢委形導口虛腹人力隨其性而放之既放則時其
宣鄣而保之恬夷穆冲不與水相攻故黃河至逆蹤
矣而大夫勝之夫河雖神哉天之所生然以利人非
害之也有闕焉而天不能通假人之通爲通故大夫
臨河而河千四千里之口稱曰天人此其殆有道乎
客曰然然大夫老矣而言者於河甚弘於大夫甚勤
已竭神而畀尊生乎曰異哉客謂壽者必樓閒枯寂
山之中而蚩蚩若乎則何軸之堅而輹之㪚乎客不

見水生於西海入於東海混混萬古如茲非其流之勤乎鬱而不行則水與濁而不清且夫有陰行於民者天必胙之語曰千夫所指所誦可知也昔者堯舜禹益君臣憂勞荒度平水而食民身享百餘歲之壽子孫保祿積十百世近若平江公庸著於河躬列三等之封帶礪延賞至今今大夫之烈上比則餘尊近比則餘久而賞未稱功德乃浮位又數為流口交構嶷起僕僕也天意者積之以弘其報乎夫河三決矣而此役在讒免之後

天子念其功起公復爵而河安河故為公若大風為周公微耳夫水莫盛於河　國運莫重於河公存河之福也既曰天不能通假善通者為通天固保之福尤未艾客又不聞道乎理水者可以理生客曰善大夫吾鄉世父行也春秋七十矣

天子念河役之重以几杖留董河事至勤愚不知理生過恐大夫之勞神今翁之言有道前徵之人後徵之天吾將席子之言前見大夫而壽之曰河上翁之遺

說

次愷

天下三大命萬物命於天子命於父母臣命於君天之於人也尸生而無竅父母代焉尸祿而無權君代焉故稱君曰天子父母曰天親三命一也天之隲人貧富脩短惟命之正不敢恨父之令于東西南北惟命之從不敢恨不順天謂之戾人不順親謂之逆子不順君不為之悖臣乎故曰不擇地而安之不擇事而安之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斗冠

既田土膏既潤雨水既降草木之到生者扶然有爲自天有與有降有秀有實有鑄有斬何芸芸之差差乎是惟命焉良金能自保質不能自命治美玉能自保光不能自命器委之命而成然行小變而不失吾常是曰居易居易故無不可居無不可居故不憂不憂故無所排以命爲常以居爲適以心爲尸以地爲賓地樂亦樂地苦亦苦猶曰人哭亦哭惡在居也非居之旨也居之者有命故受之以愍居有義命有性命義命不可拂性命不可決愍之不從將重傷重傷

無壽類故次之以憂生憂比於不恬不恬不振不振則溺去溺莫若古舊林耶假壤耶陳迹耶先王之遺風穆焉深焉使人欣欣樂焉忽忽悲焉目寓心游浩引首而遐思茲地也左傳于海右傳于河南接魯北接燕大國之決風太伯之餘雄十二之形勢五家之技兵七十先生之口談六家之經術國千載之一際也今安在哉歷之可以觀可以企可以吊可以思思除溺除溺宜憂故次之以歷思思古若不若挽之以今土形是也人形是也其衆麗而今澆衆之富而今

空抶牧無道與政不均與箕斂重與高明下侵與令

奉

天子三尺之綬目民瘅若姑以周稟周容蒙成養譽

知其調停也而不敢任何面食此九百既以任而有

不任者非吾罪也越鷄不伏鵠蠬蝍不捕蛇力有所

限命有所制馬能駕而走中衢而折絕御之事也非

馬也馬善走者不數任重駕者不數前車既泛後服

不進已乎已乎吾歌大東之詩哀而涕焉故次之以

哀憚人非事

君之道也欲告

君而不可也　君門以高萬里以遠小臣以卑居無

以報

君退不忍以懟

君進不敢以干

君

君德明聖時事多艱盈庭無咎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梲橑之美不可以任棟大臣之事也小臣憂之矣不

言不甘泄泄言則宣驕不切不敢昧心切則刺時知

者以為狂也不知者以為為望也雖然里有丈夫久行者其妄談咲之其妻泣之隣子聞之以其妻為溺思溺則溺矣不猶差於咲乎故次之以望　君門其言微焉委焉淺以深焉反焉覆焉申以重焉志多憂焉神不可堪吾何以解之又次之以廣志神仙之說方術之家恬迂幼眇之譚養生者聞而登虛躡雲空八表而欣然几齊有泰山渤海者方輿之大觀靈仙之宅秦漢以來後心靈氣望之而魂欲飛吾且其寄此手是曰廣志志無實也廣難據也游方之內者難以

道方之外聞養生以却病矣未聞仙而飛也踞鸞回心馳憂吾居土候既異物性亦殊行見枳棘惡鬱不舒恐人一旦而枳心也故次之以枳歎水地曰水者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産也齊之水道躁而復其民貪麤而好勇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其民愚戇好貞輕疾易死今此燕齊錯竟也九河已湮無所流惡土泉汁鹵砂黑臭腐飲者心閉而支腫聞曰烈士盜泉不飲貪泉不飲得亡心易之慮乎且夫風者天之移氣也觸水則波觸木則披觸雲則流時陰時晏

時煦煦時凝凝時雄時雌喜則養物怒則殺物上乘
天下出地中轉入方原風如帚山風如輪草木之風
如煙澤風如霧海風如濤如雷如曳長雲如飄氷雪
内經夫風者百病之長也中則為厲厲不祥氣也南
方曰日北方曰月日陽月陰各便其性移則為害貴
魚南海而甘北海而臭二魚者惡知移氣哉故歎枳
而處移處移思本是次之以懷江南人窮反本疾病
思鄉情也思鄉者遡所自生追貧悔難振衣田睨薄
然尊生將無償世之寄焉於是反覆猶豫占諏計長

終之極命託之天問收情於理夫今若大若小若樂若憂若疾若遲若應若不應審其大小故鮪魚不可以登天審其憂樂故犬卧食而牛豗犨審其遲疾故秋麥秀而穀始芽審其應不應故禳白犢而父子盲也若此者吾得憂乎得不憂乎身出於父母奉於君聽於天吾無有焉守正命而俟垷然而止心泊然而王神栩然而寧居或問曰然盍不反騷而命乎昔宋有傳入越其男子被髮而浴大笑徒跣而遨之少焉國君之使至則章甫而出譚子以爲其笑有甚焉

乎性乎習乎其以越乎

## 射干草說

里有朱生以善文辭自喜存稚也碩来携所獨造數十餘首謁予請刻自標其草曰射干予謝無滌書雅名不足借以貴三都予非知文也請卽予言射干矣予嘗蘭陵令立髙之說耶曰然曰美哉立者非所立者也立固有托托以無量夫育千仞之山則有千仞之木俄而移萬仞之山則千不足也又俄而移太華之臯又俄而移玄圃西王之都搢天之山則石衣蘼

蕪被罷而生天下無高奚寧四寸哉記曰不臨深以為高不加少以為多木故言木耳江漢雲藪之田木曰章生七季而始別立枝上於天匠石遠望而歎斬為王宮之楹其質美其成難其出也重木無須臾手種禾之莖不盈尺生於泲其熟也食人而活命曰嘉種此又不在立者也客曰然乎以夫言有枝葉也為有出也夫山高而木出焉此然為説耳予曰不俞美哉子休曰言隱於榮華亡其本實之處乎射干四寸之木出在山有根有芽有幹有條已榮華葉焉如是

華不爲病言故難此耳無獨言難聽亦獨難物固多
冒冒使人罔射于一名焉經以爲葦苟令以爲太子
虛以爲歎也言一而聽百此何能家置喙君取自信
耳

文

## 導生符

郎官李子琳玄奉使南當行所善賓客數十人祖於
郊僃齋既畢李子起膝席辭曰主臣具官之此行也
且假還省非以家宿命抑以賦將父閭塞於役不皇

之曰家大人稱老矣夫人少而祁祁名壯而祁祁功老而祁壽谷神過歷其説向慕所折聞也奉符祝觴延百年人子頎之夫百英出於士養於士人生於道養於道躔陽之物命曰馳鶩夫方者丹家制尸盜氣求不化又與道爭也吾頎聞浮道之言諸大夫旅贈一焉於是李子尒張偈曰吾里人知若翁容以春神以天杜德如澄瀿也流沛心芒乎周於物際勤應而莫殫二十而儁三十而力田五十而稱封君怏乎其服礿茹苦若飴不以其富貴爲人汰其年運而神守之於

道有人焉名為強志焉子長平曰然是其於易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火欲其常燒水欲其常逝樸之
遏之故有塞戚而道盡夫曰重傷之火寧從之乎呂
子伯紀曰不然其於黃庭棄捐搖俗專乎精繫乎長
流心安寧閒暇無事脩太平夫治身事天莫若嗇劍
之口無若其鐔壽也誰為一尺之極而萬世不竭乎
陳子公衡曰嘻吾知之其在長桒曰虛其室白自生
之其心道自至轅有車之用而無其運其起也止也
非為輻也馬則走而走馬為馬乎故聞吉祥止止字

奏之者蕢乎天光樂乎之初曰禽制哉難乎吾吳言其崖其于文子曰以事生事以事止事譬揚火而使無焚也古之至人以恬養心以心養恬燎爲火息燎亦火南華曰月固不勝火吾嘗自號曰潛生潛而生而已矣朱子大復曰然則嘗爲經乎其于攬寘曰至陰飉飉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是謂晝寘宵明以冬爍膠以夏造氷其於卦生於復交於姤合於咸旋於二濟反於屯蒙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山經曰廣成子治屯蒙二卦黃帝之師也虞瞽

子啞然笑曰公等已易言道驟之子就日而得景曰
已化矣而猶執為有此則罔兩之所詫也道之中有
極極之中有天地天地之中有人人之中有神疇片
之疇合之疇尸之疇運之傳有流焉流有傳焉吾嘗
演符矣符之言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幾萬化安人
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故曰靜無靜當其
無有室之用動無動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若此神合
自然為天地根故曰寘有照循有樞吾無與為尸強
歸之道夫道導也導引也冲也陰觭則不冲陽觭則

不冲有去其觭又不冲故有珍而不引吾師乎吾道乎有物渾成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昔者太乙藏此符於九輪之天廣成受之空同黃帝受之首山玄女受之北極老人受之南紀渾沌受之中州重黎受之合天地大撓受之周甲子王公受之若木之前戴任受之崑崙之丘吾受之天目朱子受之我意斯為符道之言乎於是衆客喙息李子避席稽首再拜而受之曰善哉志此會也辯而微有漸卦有漸門有九丹有十地由尒張之言也性由

長平之言也故由伯繩其專氣也伏矣由公衡其祭馬止乎由之初得用師焉由二子之言翏翏乎天矣天冥道道冥經朱子嘗經猶航也及其登假送者涉涯而反乎雖然荷與吾不受瞻子矣昔者之夜吾夢吾祖被髮倚牛來函關之野呼曰吾家當再興幾二千歲有彌孫出於海南武夷之墟是若公乎吾使貂冠偏而儲顏者授子荷歸而上之此吾家藏史氏之世寶也今瞻子之額叶夢吾蓋受吾祖於是朱子曰然是荷也非虞子之得私乎吾請記之副於爾家五

千言之綿

五客譚生文 有引

國子先生李元潤年躋始壽其友客鄭明選費日新湯日躋吳觀詔偕予長春五人進卮為壽徵文以致詞鄭詞客也費為酒人湯吳為文學予則仕矣比于子虛寓言之故矯稱詭難設為談生其指出於周史漢即和光大隱而求歸於頌要亦擬人其倫乃為志焉二文學其戚暱子行也言循所覈以其口為實

吳有二洛誦先生相過而談生一曰嘻大塊云云生

滅紀紛焱乎疾風之雲靡散無垠觀化鼠肝歎逝駒陰會是須臾灌灌長勤吾與爾咕嚅稱先生蒿目而劬形馳行而逐聲馬既伏業不停故綿綿不勤至貴并名羌儵焉虵蜕而龍乘邀三山之羨門長嬉駛久視於太清一瞿瞿碩曰不然道德所統禮義所軌天地所苞萬彙所紀建之維辟右之維士赫赫常功載維時起生得為儁適遘寧宇曷不騁足秉權顯理人誰不朽德功惟美稱而志虛何取生羽二先生者口闔不決出而遇餔糟主人偕吹籟子卿方貿貿蒙蒙

倚醉高睇三步一哭五步一謳望見二先生而若留二先生前曰彼咮咮者可言乎相即為言談生主人嚃然仰而哭俯而指曰吾吾今日之徒矣曰既晡矣酒既酣矣相無虞矣盡百壺矣醉而號呶矣目白耳熱傲傲驕矣汜汐乎高之天下之丘矣呼矣呼矣將求壚矣吾不知謀矣於是子卿覗然擊手倚聲而歌歌曰嫖以忽夕復旦營生人熾若炭憊以貧貴多僤行天遊體無患生之期愉為彥白日高歌哭者半河清不俟吾誰願四人相視而嘆莫降於心因是相樂

造決于戴冠倚人之廬倚人曰非乎然與夫春北寘
鴻夏南鶤鵾時殊也鵷鶵高騫無不飛河中矢東海
南荔支地殊也松栢區青無不宜方士觚人內外一
陽道殊也真人周皇鈞天倪而龍蛇生乎如嬰乎其
迷陽乎如風乎飄無旁乎忽春芳乎順百昌長乎忽
孥而藏乎萬物乇乇廓彔洸乎天乎被倡以時行乎
若此道德為軸仁義為衡伏雌蓬累儋為飛頡頏以有
為枝以無為根以顯為隱以陸為沈軒冕為罥榮聲
為菌范蠡浮於鴟夷方朔詭於金門步兵倚廚而酣

嘯詠園林樹以申登皆命遵生或列仙靈何必占恭
嵒卧靈釜白雪黃庭噓吐制形龜息而禽經此柳而
彼仲乎於是二洛誦進而言曰然然則吾卑比大夫
弑如日煥如淵容如止嶽如融風似隱似見一雌一
雄其處也雙居轂食麼舉牛後廉絕擯栗之釁義薄
千乘之封游賔歌鋏公姓尸饔其出也不希膴不醜
窮謝蚪紛之簿領傲落拓於瞽宗傳槁下之高足行
泗濱之緒風其少也酒徒高陽詞客鄴中豪嗤鼠賤
屠龍忘搭風於一舉未田齣乎三公其中也俠心義

駘砮口儁宗駕勸有司籍領章縫得弗喜失弗𢥞侘
十五手儃佪而駕窮嘯歌長酣濵滓兮横塘東被芙
蓉之初衣樂衡茅之屢空其晩也髙弁若宮脩紳如
幢雞肋寄敖鳥行暢風畢手板而賦詩陶一醉以自
誦朝游馬於辟池夕臨燕乎清江託巖廊乎桃溆涵
趍秃於鴻濛朝之臣野之翁道風德容髮豐頳童若
大夫之生何如數公於是倚人作曰吾識之矣其為
通隱其為善生若是者蜕乎世采乎真入乎非人予
往而問生何過伯陽之門𢦙於是旦日餔糟主人具

酒吹籟子卿爲詩洛誦先生率諸從者擊鐸比而和之往壽大夫傅衞生之經焉

朱大復文集卷之三十終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 隱

## 叩隱

朱子令海上三年。淳鹵所漾，颶霧所撓，元尭面鵠潰喘。殆僵累而在床息五月矣。因北風而思歸。納璽且行。北海王子過而以隱進曰。弟子適從海來。見海有異物。非鯤非鯨非濵之族也。首有角鬐下有翼。以為龍焉復似鳥。天動浮雲而集。會而昇桂。將御洋風以

升陵波而需須海怒霧涌濤漂作懸身困不起洸洸無所薄恐死而不為口中餌於是掉頭鼓翼遁而退於沙藏於五湖彼旦夕之死則免矣巨鷹夫水小不容鱗尾不展行於饑長絕網之童子將礪刃而斮之海之人號為癡魚何如朱子啗然不應有間雉几而笑曰嘻仰視子亦見夫寘中促飛噍噍廻翔若畏不能逝者此亦何鳥也曰鴻也其失侶耶曰孽創也夫鳥之創也以飛虎射於出山鹿禽於兔除馬倒於服為牛死於負犂患不恚於吞餌彼既已不隱而幾然於

叙。又游游焉以其尊爲招而摩天中乎，則田間之仁
扎虛弓候之矣。爲鴻鵠不如遊於深山叢林。夫郊廟
之犧，居以大屋，食以導豢，宰官齋戒朝服而拜之，濟
器而進之。一卜不吉，棄而放之野，況其夜鳴焦焦者
争他日穿而耜諸屍其力不如常牛傭人下其食飢
而過主廚見飯，欲嚙之，叱之曰亂，彼其習也，有貪勢不
自知也。已叱而悔之，靡羨矣。不如早辭於宰安大廐靈
原原陸盡沒，野田之雋，秋秋啄雪三尺而得蓋口瘡
苦凍，終日不飽。塒中之雞，陽陽而驕之。少頃客至，公

家執雞。寶雀屠刀將割。雀決於籠間鳴而送之。安知健之樂不如飢而死亦大矣。蜉蝣之命終夕其所而死於雨。猶曰夭也。故雞哭蜉蝣。馬哭雞。人哭馬。木哭人。山哭木。王子曰不然。溢之科斗。潭之土鳧。伊之鯀漢之楂頭。其生蠕蠕延延無用也。龍門之鯉。望波退而溢。志在躍矣。吾以且魚爲才。哉而自不需而委天用而故痴之。生者天地之質貨也。才者天地之匣藏也。匣雖盜。質將還。自有角有翼而稿於泥。天無爲生矣。萬物無不謝也。孔雀之尾爲翠而列於朝。不俞於

禿落而墮巖間乎。身斃而毛骨長朱乎。纍然頹滑已
復巖已斃。寧易者者孔子不於夾谷。按劍而責齊也。
其畏佳也。子路援戈欲出。夫子止之。念佳未足以死
也。故退而著春秋。臨川而歎逝。獲麟而泣。蓋有重生
者存。莊周觀濠而羨魚樂。魚樂而遊。雖樂安得不濟
況其見死乎。屢之婦不聚覺。不之夫不餘命。知死在
前而不避。彼欲有所成。兩和未會。行鼓未起。雖有勇
人。見鬭不張拳。無成也。良馬駕鼓車。則嘵馭驕擲鼠
則悲。非愛其力。力欲有用。不欲以非用死。上之人本

在山中之人爲儇下之人爲潚齒雖於山均死也而下無成垂氏之苗將過而惜之璞之爲物至貴也作而碎諸地人皆惜之拙工細切而彫爲鳥人不知惜切之細何別於碎亦不知類矣故卞氏之寶千世未必無儇也而國寶無飛玉多有不中其用者不中用而試之昆吾故人之過耶玉亦過矣今夫滇之空青中土得之千金積而藏之以誡子孫室之人患目者白淚若泉赤翳若燒努張眥濇不敢睨非寶之愛於睛一破而汁乾恐後有眚明無所復用空靑焉生之

重也。詎一空青哉。此魚知之矣。龍不上一穴。亦潤於淵。鼓不驚至。亦克於口。生有所尊。志有所成。海東踏踏。不肯復西。夫魚者朝而泳。暮而潜。從流而往來。身雖大哉。所吸不過一口。如是江湖之濡。足矣。海之大不知幾千萬里。利其濡者寧獨一魚。留無重。去無輕。死無為名。且夫處大不奔。何慮鰍鰕。静居不食。何畏綸筌。八月秋水至。海波移山。濤如霹靂。雲驕風急。水竇上流。戴山之勢。結樓之屋。隨而覆於渚。水退乾死。是魚方乘安流。揚腮暴鬣。倏忽萬里。遨遊而教世。雖有

落鶻之矢。射龍之弓。不得而職之。董子何為龜魚方咲子為癡人。而子安得咲夫癡魚。

議

救荒議

京畿河山東西北緣邊南交伊雒。三歲四歲大旱。民草食盡。盜掠無得。則食犬食石食人。齧骨殺而交啗。但歷往歲。

天子內發帑白金。外轉諸倉粟輓運。所在以數十萬。又有司關補便宜。勸貸濟賑。須吏耳。不足之活。今吳又

大水千里漂數十郡縣財一季而死者量年深藏其
急藉是長吏皇皇莫知所救匪吳人也請言吳事
國家賦稅吳當天下十分之四吳重於天下吳民急
於天下吳士進於天下而吳民又獨於天下皆家儉
生無積聚而多貧緣其天性自古以來人多輕心喜
遊子弟矣而今時覽吳沃區則俗益奢靡恥奢輕費
爲觀相躡又多仰機利手甚巧作末食洋財隨手暮
盡歲給豐則穀賤人爭糶取奢息嫁娶治宮垣多爲
靡濫及巫祠不急而家無半年之蓄郤略何待食不給

歲荒則束手捧腹以餓不能相拯而富家巨賈方倚徵物乘時積著貪緣為利其細民又卑居以習為猾無賴多反時時逋責更為機穽作姦害傾富民故富民相結晉完物自衛莫肯通融往嘉靖時二十三年大旱四十年大水突浮於今什一而民間疾死浮於往十半其力敝俗壞難救明甚夫輕心之民可娛樂難與攻苦可知矣無恒業無遊閒飄飄易棄里室如發風以朔冬飢餓追急避死之急已在道路一蹶則數百十連臂蹋地為亂自歗扰晁相儻無何處則不

二八石先七年八年荒。時水下三尺，稻半浸，嘯聚白徒

通逃，白晝叫呼。擁富人之門，閧掀倉囷而散取粟豆

盡。提刀負於交衢，為殺擄椎埋，不敢問。既聞吳令灾

又甚也。騰糴倍半，死人蓋免出，貫印乞食，窮至親不

相急。上不之處，盜賊恐不可禁。為識者動談無必

曰散利捕盜故事耳。事何用奇。視經理如何。臣以

湖州一郡卜之。臣居市曾見七年縣官請發倉數集飢

戶散賑矣。又曾見長老言嘉靖四十年郡中煮粥食

流冗知吳興郡也。徵繁求揭。上歲穰饑狼戾。官司之

者常有逋滯庫無見錢又水國十年常有二三歲常不得蠲則公私權宜挪借抵補無時一歲之賦常負以萬計一縣之負常累以五六年罰鍰金矢之贖又可知近奉

例令守令歲積罪贖若干無幾耳大約以四年計備入縣不滿萬則荒歲至他無分文堪動惟仰於倉而飢民縣不下數萬丁口每計不得口一升不足人一日之活耳吳居人生齒日蕃土不廣占田之家財十三餘子贅戶傭丁游口手食就役浮蕩其七於中著

戶入版籍止一之。餘多漏口。然多吾人也。此輩無甚

二畝為生。年善朝不謀夕。不若則洶洶。草莽父子之

不顧。皇潛其他。廉散爲合。不悟。窮則倒死。強則擁眾

作不軌。殺人無忌。念惟性命幾死耳。此風不可禁奈

何。前縣官一切計里按圖而校之。今此輩以鄙閉無

行之者隔異不均之覽進。無告親退不再訴眾怨嗷

嗷。殺死不擇高無處所。且為人父母食子不若此多

議者按丁之令一出。鄉長里正憑權爲姦。簽戶饒頭

會從出者。雖給必與。又巧法代冒賂貼。一人常兼數

。官粟有限。半入奸詭之家。而樸愚貧下。僻遠孀弱之行錢求入。又從多門科派。縣司紙冊。里役供費。胥吏糧斛酒食例錢。至米鹽無計。官府期日集衆開倉。委各於境百里之外。扶携蟻附而至。恐後。蓋有候次十日不得者。餱糧既盡。市店貨食踊貴。又無計。然則口撮數升。雜以厭長奸和浮耗。算當所費。失幾餘矣。又利老稚尫羸枵腹之人。既已棄家遠絕。盡乎無食。不任走乞。擠擁則一倒連壓兩旅踣而死者。耳[illegible]名。故以如彼。有名又以如此。旅踣公餓

往見士大夫議者皆以弗若煮粥又傳言故事不足
活。遠邇饑輯多此何故之以。按當時郡城設立粥場約
四五所草廠不過千間。容不過數萬人。饘鍋不過千
鑊。薪不過萬石。水雖汲瓶淘器不過千具炊爨行飯
役事之人。不過千夫。而遠近驟聞奔赴日以千萬計
增無疊俱衣二三四日絶粒飢餓數十里空胃萬風
質貿張口以來就哺謂即吸咽活耳。而食少丁衆盡
分不偏勢安能以宿餓疾委之軀復旦夕虛口。恐須
更之命若又且先後不掄饑撒衆多無强羸不齊散井

狼落官法不足以董之叫啼樓地而饑已乾矣如是

再日則胃絕肺枯而死耳猶且糜費乾沒升斗衡和

糠砂多攙濕水器釜不滌蒸熱生氣此良人所不食

而飢民傷中之後頓食必滯洩必死無異鳥頭之充

腹幾不仆哉所居又席地草也百羣一間晝夜連如

雞棲私汙雜積一遭雨濕土蒸氣鬱蘊溫為瘟連染

不救醫法曰荒歲多殍如之何以生道而內之死者

即使無賜散走他方趁熟乞耳某處唱集延喘生還

不者等死耳尤愈於束手受羣聚而坐自盡也吳安水

以少千餘焉然交動連數郡一聞其處旋驟聚於免
乘而翔至不可識認然亦可禁內者吾市井無籍游
民恃頑野竊泥泉以梟奔老弱之食外者又以艱難
不數之眾餉四方仰餓客子決安得不窮民安得不
死此豈法之罪哉法既不能治人民見上不可恃於
是強梁惡少乘甘心不還遂為盜然曰捕役纍嚴
盡至甚士人淺法益盛莫執流豈非民說胡不民死處
無之而偷萬一迴為今計必求善法善法必公公必
均均必多處而分施多處分施則自識積始知今公

租不盡蠲官廩不實券息不通無山澤池海冶鑄之利馳禁縱民財出無孔索孔不能爲計富人大室又都邑之民安能一一倚辦皆破竊料一縣爲例民口食穀一升口一萬日穀一百石一月三十日穀三千石約食之八月而及新三八二百四十即凡穀二萬四千石自萬以倍準是度大縣不過四萬口費穀十萬石此當先定之計數以餘調補通濟今悉括縣倉存留積穀與庫貯贓贖與請院道司府諷助可濟二萬縣大則多官家世祿鉅卿先生都有緋弁同戚。感

官親自敬致問救疾苦已以首義為風各自出給

約常出所羨不限助

民于恤其鄉必多應者然後與七條貸通權有無衆

格者即其生徒有力一本富素封大戶二即民大貲

三即衆[illegible]商四浮屠黃冠五殊死以下罪人六民役

[illegible]即生徒稍藏[illegible]合[illegible]以任義豐約自占

亡戒又[illegible]借以部開[illegible]器械[illegible]也聽設史重郡縣

行一年[illegible]必應大戶[illegible]以[illegible]占枝之中家

以上分為三限以差于為[illegible]為[illegible]依浮格斷重者聽

貢者如關中鴻臚寺書忠設書者任海民特既以踰爵以大夫以下有司禮如真或更復其身家無幾無賈縣之恥有復差之利亦必應若宿商大賈豪吾地或數十百者為蘇居息帶起家至巨萬萬皆吾民利也平常歲無虞孫數世食於土而一日損餘息遂治以膏脂之民夫又何辭借人道土不耕食不織衣以其溪巫佛也蠱四民而雜其財自肥有至莊田連邑畢給坐而居息厭當人封君之榮倍地方豪右內積半倘宮旅此屬又多挾貲作奸無狀此損之浴

民可以信得當以調劑有無者名以之服其心

其私粗與教主。罷沒其地開佃，農家嚴害。眉道

自價佃值以濟者，聽亦吾利也。諸有罪殊死以下，耐

罪以上，如金選入數有差，為減免限期。新犯貲者，懸

其罪如例。若死因除強盜奸殺故殺謀人，不濕其或

主使偶關情疑別條，能入穀千石，活人四百，其功德

即與殺一人畧當，抵附減可也。吳多少年能梓子者，

多恥乎巾黃衣，許納白金五十兩，借以寄鄉學年，

年深而以其貲例補大學，一縣可得百十人。如已狀

故弟子能與太學生犯革者定以若干申復其衣冠此亦勸士之善也法無大害如是通七條可得數十萬又為三分先以其一入本色其二內價乃以分商船航販江湖之家以撲任富民主事往來誠既論說約計以陸續驛至如所在略增平糶寬民斗買以下并以漸次收息其餘接賑如是則數無匱乏矣於是以大料下戶飢民又分為三必責以每里里正置次簿管甲戶開具勿拘籍里分齊狹屬於區域或二三人以富者德有餘為長董稽之上於縣寬官号散

舍巡歷問戶而覆之。自有田土二十畝以下沒無以
及小有衣資者為一等，空丁年十六以上四十五以
下無疾未經饑饉者為一等，老弱孤寡疾癃久饑菜
色為一等，因以視閱其高卑半成漂白之鄉，隨圖屬
其田土。亦三則綴之以主名，遺落或故隱挹人得自
名首罪其畀。既定之為冊而後法可施也。先令以田冊
段落累在殷戶富民及官豪者為之約，諭減價十三
券責官給印，無許後以賤論訟不理。又約諭諸豪長
有餘出錢責貸者或質子女田土，官為其左操，勿令

多反如故又令諭境內諸商與貧民間衣物器具凡零星贏餘估三兩以下皆窮戶特為寬免每值一貫七亦近其隱八月以外聽沒壹不許訟如此富民大商得便利無很頑鬪反害傾之處必爭相通民稍稍有田資以上皆家得糊其口以活矣乃令此中等空丁堪任力者各就近治築所沒圩塘以其鄉多田之家立長主地職塘長皆之先計其圩千畝率若干米幾升佃戶給從主數畝以下無力給從官主田雇役者就近以空者調無外募夫畢塘工可得一月畢則又

佈種糴斗錢耘之事起知縣取討工若干種子若干
牽值若干。但勸其主貸出冬收之。無力官助其半。應
役游通調如舊免庸錢。食其身。夫料尸之數雖均曰
貧人。與大要其三猶有田資也。又其三有庸力也。前
法一行十去其六矣。則省取錢亦十去其五矣。然後
無雇者附從下戶。乃料設粥場養之。凡大鎮市及中
村落小都。酌其人烟遠近為額。每三里五里立為一
圖十甲推擇上戶多力為正。又次上一人副之。管其飢
空甲以闕領走逃報復注乘十甲無雜長則借近地

空餘者謂主團核男婦名口若干類其成數口計穀米團若干一日穀若干石柴薪若干觔皆註冊人書其甲名年貌又置一牌如冊書官印給之執以赴食為號赴近者聽還遠不任委則處之場必以寺完無者為草棚必有闔扇蔽風雨人共一薦為眠坐早併二粥按時以吹號集集以一甲為一屯計口受飯無使越集令諸甲長自轄其甲器具執役之人即假之欲折乾者每三日一給月一關領五日一散冊後食丁無故有病者則以病之日報官又為度[illegible]置

一醫視病行藥藥不起者醫具報局給以棺不報死
與當日死及首告俱以食飲不潔罪其管罰棺埋之
一丁賠二丁之穀以賑諸場在鎮市以官監之村落
則數圖一官來往巡其間督責惰勤稽察撥能時以
穀并聽其小事勿得索其雜必以職官或舉博士若
所衛千百夫長約以其功績上為考薦之其於城則
設廣場必多所以施市民與流離乞子不得還者及
鄉之高熟與山有采落可步詳則以其大戶倍出調
聯而下丁無食者列名而集入之於中場必擇寺觀

以格木問其廨堂而處之。又橫為數房。以便散棄。以市民富材長筅之。中家二之。佐幕官監之。逃役胥皂以捕惡少肅之。他如鄉鎮寓而郡守令則自以閭胥閭清理其間。城市會地也。民處衆而雜。慎勿使讒夫姦不以籍戶得自占。顧所散處。人無冗籍甲食其尺比屋無不給。公也。富貧均齣。強弱得其處。法周約嚴令明。即千里之外。無所蒙蔽。明也。人反其鄉。父母妻子相聚。又以其力得家治其事。助自供。邑戶無散土。不荒野無殍。仁也。人知何上足活。袖手坐食。反側無異

志又各以里甲自束其戶早暮不得離場奸作無所
容盜賊自息嚴也此法一定行之一月之後官府拱
手而治然後議力量徵以條其賦簡停小訟以息其
擾除禁止苛以紓其勞率儉當共以補其費罷酒酤
以廣其食通合要以收其餘放債責以持其養勸農
作以宣其積權如此獨使客捐助有餘隨順也行一
物而五善滯當其之俗無異太平故曰法何用奇視
經理何如夫官於民父母於民兄弟獨使父母其孫
處焦心拮据任事於上為萬姓剩調析晷夕之命秋

孰無心哉未有不太息自咎頻傾家者力以應者而
上又親假便宜
特勅被灾地方諸科稅徵會文具且無督取大較無
絕以小文又設異等賞吏稽善法治其地一年穌二
年奉詔還吏亦未有不流滌自奮竭犬馬稱效者此
可為安平無事胡舍此而就難也

西北水田議

當今淮睢以北至　京師數千里地為墝土田惟黍
麥偏野茭牧蕭條居民所斤儉食自活而　國家匹

賦。大半都仰給東西漕渠。艱危。吳楚騷動。民病█國
亦病。是時中原故沃膏壤也。何以至此。嘗讀河渠書
權觀二鄭渠罷利矣。顧都俊在關中長安。嬰堰平衍
斥莽一朝溉浸。千萬世而中土故為先王井田也。
有徑隧溝洫。通洩水潦。周條之間。未嘗漕揚荊而賦
足。以此兩者畧做斟酌興事。順民道利。公私交便之
幾北土萬世之澤也。然近見太僕徐貞明首議　朝
廷特假重官出主水土事。先行輔郡。不一歲以不便
罷。是何難我地脈有堅號也。北土膏有枯澤也。水源有

深短也。流區有遠近也。種宜有多寡。俗食有便不也。今以黎壤不填之土。鑿為塍則善崩。畛為田則下漏。雖引渠已通。渠之力有數哉。既泥外淤。焦區內淺不數年而必塞矣。此非可以東南方也。東南水國也。水衆而滯。不間數百里。常往往有山泉水出焉。多匯為湖池渠潦。環田居中。周為水所函也。故不崩不漏焉貢荊揚二土塗泥。周官二土[illegible]數宜稻。所由來矣。此若天所偏焉。北經異是矣。川泉藪浸。皆有名不數。從所出又皆直瀉。無支河叉港四派雜會。其流隘也。齊

代燕趙多坦地。一望莽莽迤數百十里。有山。其源非長且衆也。今道經北河。堤閘相望。河上大臣嚴禁開洩分廢水。不見漲盈。經月不雨。往往塞淺不可撤。而穿引數百里。一流散而分注。瀆開足矣。不數日而乾流之道也。何也。源短不給也。支遠不接也。獨不見漢武時渠田廢苑渠漑。此與。徐伯所表。皆北地者耳。何以利害懸殊哉。夫自職方氏辨九州地宜。雍冀二州宜黍稷。幽州財可三穜。此其不與揚荊同類。蓋自古以然。下田多水偏陰宜稻。上田多陽偏陽不宜稻地

使然矣。故朔幽涼代之民。嗜麥則飽。稻則飢。山東青兖之間。祺種稻飯。然多飽粟黍。蓋自古五方各隨宜飯。五種並豐。春秋七雄。睹諸國非有天災流行不通乞糴。而各收土入。自以富給。軍與往往不訖。至於今地氣自南。吳楚稻米盈天下。貴為首食矣。又 國家都燕。而九邊御林宿軍千百萬。與官僚官寺奉用盡獨取給。舉數民間方春之會。頗後耕畢。漕輓東南漕米歲萬艘。又私帶異貨不足。騰輸常踦。卒有凶歉費於珠玉不可得。物用盛則奢。急則窮。自然之勢也夫

事通有權利與有寫戾俗不可役衆。造見不可集哉
今宛平縣出稻米米肥白以長。畢粒一比江南大米
之二。而味甘滑以供。尚食又漁陽真定他邑皆有
稻。新開涿州水田多有越人佃種歲收四五鍾坐
致富人。此亦北方地氣偏異。安在必格號而齊魯趙
乎土也。時時亦出稻米謚而淡。問其民爲昂稻浮水
少。無糞溉下種不耘不耔。任其天生如草莽故收薄
於種率十之六。此以東南水浸火耕之法行其泉利
較其種藝。可咏必竟今之年不止矣所患第無多水

耳。夫漳濟洐沱合引會滹，每春猶常苦其湮。一淺而漕溢，則害鉅。不可擅議，宜於濱河壖外築堤如墻壖東，緣流區分茭土。明為水田，外包以圩，圩外周溝門而畜之，納而出之。春夏漕種不相妨，溝延以通，度水大小盛衰之力而止。他腹裏郡縣，每每有泉源，既已不用濤，自可儘力為渠田，各就近辟治，如龍點隧為溝以灌。稍更遠水，則數十畝中開一堰池，接而積焉。積而今焉，內辟渠兩小溝之暴漲，外寬遠川引灌之驟竭。大遠則止，無賸土地以不寬，大約十畝也。水盍

迺盃充肉潤水溢土脈故近水之田堅黏純水之菜
濼瘠開其近不開其絕土乃不裂田乃可藝諸有沃
理易頹若上為縢田種如皆㧾計稻田分必畢麥分
多水用既不乏而民口然無一只不便之苦矣於
是各就其鄉宿種稻善田農家收之而留數其耕耘
養苗使水趨澤下肥之方不足巧謝近鄰不嘗畧間
其南農邑置數人為師無多屬使客主爭耗仍仿趙
過代田法歲代其處東田進水種稻西田閉水種麥
明歲反之以息土淹蓋自古田有一易再易而此生

故壞新開未舊法爲宜也如是施既定民便習久歲不減收民不苦食水不潞竭田不焦槁閭井不擾官府不勞無歲月近報而有百世之功至於農熟土沃稻盛穀盈倉餘積既充而後漸議起賦畧損東南平之西北漕減而民安豈區區二鄭小小渠利足比哉此乃必一刻之法破高原之地壞久飲之食發來習之農奪主弃之水灌鉅陸之週流萬億之農畢土者之產覓罰任之報取不輸之民長此不已其必生[illegible]流不如然之無害門豈以性命博一擲之漕

也

大復文集卷之三十二